

宣宗英宗

明紀

景帝憲宗

孝宗

資治通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六

起丙午明宣宗宣德元年
凡十八年
盡癸亥明英宗正統八年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三月以張瑄為華蓋殿大學士夏五

月詔毀身療親疾不得旌表

總旗衛整女割肝愈母病禮部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割
腹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始立內書堂

改主事劉伸為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
全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
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內官使通
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廷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內使之職止於供
給使合即令讀書
亦不過教之識字
記姓名略解字義
而已特聞書堂聚
至四五百人已不
免重視其事且令
大學士翰林等官
專以授書為務而
系職守而藝班聯
若輩因此遂得與

高煦徙國樂安益怨望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
厚養通逃及無賴子弟奪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授王斌朱桓
太師尚書等官補山東都指揮朝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
關樂安家居御史李濬詣京告變高煦旋遣親信人京約英國

外僚日相習熟實
出資緣交結之漸
實宗於內使傳旨
必分覆奏使行非
不閉心防制乃必
欲其深通文墨甚
至掌奏批條悉假
內暨之手實不解
其何所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司體素
筆之事貽害遂不
可勝言豈非立法
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盲暴
蕩輒之人又習見
成祖以篡得國遂
萌逆志其情事究
與燕兵有殊而宜
宗亦非惠帝柔弱
可比高煦第乘其
新立邊心不軌不
意宣宗之竟能決
意親征收一聞六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宮侯泰齎書賜高煦高煦
引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
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奏歸不敢言越數日高煦又遣使齎
奏至多所指斤素誅奸臣以夏原吉爲罪首帝夜召諸大臣入
議楊榮百勸帝親征帝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
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力贊之帝意決遂
發京師命鄭王瞻
梭襄王瞻墉居守

高煦初開游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白拔
來歸者帝厚賞之今還諭其眾復遣高煦書曰張放失國始于
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主卽出倡謀者朕與王
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禽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
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
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門發神機銃擊之帝復以敕射城中
論禍福高煦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帝許之高煦遂夜焚兵器
及通逆文書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出見帝原以廷臣劾章令
爲書召諸子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以陽武侯辭祿兵部尙書張
本鎮之侍郎陳山請乘勝襲執趙王楊王奇楊溥力持不可帝
還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

師應境如震迅雷
手足已無所指則

其事倍功倍固時

勢使然若僅命將

出師恐成敗尚未

可定且所遣之薛

祿聞命色變甚至

向廷臣垂泣其惟

怯無能視建文時

之李景隆相去有

幾幸而宜案其斷

且楊榮等之力贊

親征亦非齊黃輩

所能及其功效故

不可同日語也

李時勉以直言下

獄本屬仁宗過舉

宣宗設未審所

何事豈容不加詳

察遽令縛付市曹

九月帝還京師廢高煦為庶人

王斌等皆伏誅畿內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百四十餘人戍邊者千五百餘人高煦及諸子相繼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至是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關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震雨

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三月以陳山為謹身殿大學士○夏四

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濟熿既構陷濟煥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煥封其子美子為平楊王

以嚴威未嘗非鑒其無辜故爲曲折以顯其寬者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由究非先朝盛德而必使之于大廷歷數始爲嘆息稱忠將欲形已之長竟不復爲仁宗稍留餘地于心果何以自安且宣宗後此于陳府請講大學衍義籍沒逮繫郭循極諫工作裏種怒射其矢視金瓜捶擊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邪

松潘衛千戶錢宏以罪誅

畀以恭王故田濟橫斷不與仁宗屢召論之不聽高煦反濟璜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甯化王濟煥亦奏其弑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國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趾眾憚行宏因詭言番寇至冀免調又傾軍突入麥厘諸族逼取牛馬而以大軍將至討攝之番眾驚走遂約生番五萬人爲亂焚上下四開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都督同知陳懷與指揮蔣貴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狗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秋七月命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是罪至笞四十分十七等約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約者雖罪得不死徙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約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糾掠臨桂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先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堡山巖壘

金作贖刑古人欲
恤之哀有情有可
矜而罪非不赦許
其納米弛罪亦朱
實不可顧宜聽人
之自贖豈可不問
其願與否而強人
使從合無力者轉
受無窮之累則是
爲利起見而非爲
仁行權矣

八月黃淮罷○冬十一月罷交陞布政司

石於籐侯官軍至輒斷籐下之莫敢近雲夜東火牛羊角以金
鼓驅向賊賊亟斷籐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眾譟而登斬首萬
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士官
饋獻師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
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瀦將軍新潔衣也雲曰彼且
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士責耶雲曰
善盡卻之甫
是士皆皆服

初仁宗立遣中官出壽齋救招黎利而利已陷茶籠州清化府
殺將吏得救終無降意陳智方政皆憚賊不敢進帝降即位降
黎利賣智等不爲意時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元帝夏倫成山
侯王通討之至應平遇伏大敗參贊尙書陳治陷陣死通被剗
走懼賊甚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以南歸黎氏帝復遣安遠
侯柳升督師赴討敕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未至賊日
攻陷昌江圍交州致書王通請和及升至利僞爲國人書請立
陳氏後升不啟封遣使奏聞無何升薄倒馬城遇伏死後軍相
繼陷沒通遂大集官吏軍民與利盟誓約退師至是黎利遣使
奉陳昌表至求續封帝心如其詐欲藉此息兵遂以表示廷臣
楊士奇楊榮方贊之惟塞義夏原吉不可然帝意已決廷臣不
敢爭遂命禮部侍郎李琦等賚詔撫諭交陞赦其罪命具陳氏

後人之實以聞。因敕利以興滅繼絕意。并諭王通及三司官。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通等已集交趾還。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殺及拘留者不可勝計。於是下通及山壽馬騏等于獄。論死籍其家。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

皇太子生八日。延臣即請立為太子。貴妃佯驚曰。后病瘵。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

太子既立。帝遂令后上表辭位。乃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為后。諸大臣張輔。塞義。楊榮等皆不能爭。后無過被

廢。天下惜之。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

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意。王於此徒知拘克。息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噓而況其事出揣摩迎

主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南楊諸郡不下十萬官可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即遣官撫恤發廩賑之

秋七月以顧佐為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分有威拜京時政清弊革帝立擢左右都御史賜敕獎勵佐視事即奏黜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日赴朝百僚皆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羣坐人稱顧觸

帝巡邊敗兀良哈之眾於寬河九月還京師

次石門驛聞兀良哈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日遇敵至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殲三人分鉄騎為兩翼夾擊之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虜望見黃龍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太監郭敬守大同

卷六 明宣宗宣德五年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率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夏四月詔賍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朝言。官吏害民。蠹政。賍犯為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傳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歡。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賍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末幾。文職有賍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賍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戶部尚書郭資言鈔法不行。因商居貨不稅。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李奇。耿定。相繼言之。於是置潮縣。濟甯。徐州。淮安。楊州。上新河。許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詞曰。蘭生幽谷。兮。聘聘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兵眾草為伍。於平賢人兮。汝其子輔。又諭塞義等曰。薦賢為

國大臣之道
宜勉副朕懷

張瑛陳山罷○十一月命陽武侯薛祿帥師巡邊

祿充總兵官恭順侯吳克忠副之
都督譚廣武安侯鄭亨為後繼

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
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
銓政原吉筦度支皆
二十七年時稱蹇夏

二月下詔寬恤

帝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
此真民生之幸也但今當寬恤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
量減育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投上宣法司理刑務敦平恕
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嘉納之遂下詔寬恤

夏五月以况鍾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命大臣舉薦郎中况鍾趙豫莫愚
羅以禮員外郎陳本深邵旻馬儀御史何文淵陳鼎俱授知府

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後鍾等多為循吏。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也。丞丞稱極盛焉。

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

洪武初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甯。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而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東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遣使捕蝗內蝗

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甚。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

秋八月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淮北屯田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費用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災。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於海濱。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綠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

部尚書張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爲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故時蘇州府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况鐘曲筭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因獲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十二月京地震

六年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趾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嵩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帝心知陳氏卽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敕諭利及其國人命徧訪陳氏子孫并盡還宮吏軍民及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其頭曰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帝乃遣禮部侍郎章厥查敕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爲西都分十三道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焉

秋七月帝微行

卷六 明宣宗 宣德七年

三原山私居
積累大祖之於趙
晉實一行之其意
或在於陰行伺察
然已不可為訓皆
宣宗果恩市奇一
言何難宣召人對
面必以暑幕降臨
乎迨後武宗雖為
故事遂乃馳轉口
如言府太同盤遊
下反皆宣宗貽謀
之不善有以啟之
耳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稽首曰陛下
下索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慙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居數
日獲二盜有異謀帝語士奇
曰今而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免運民糧

初陳瑄與黃福董潛事議令江西湖廣浙江及江南北諸郡民
轉粟于淮徐臨清而令軍士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
倉往返經年失誤農桑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
量地遠近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
便民運為兌
通自此始

十二月中宮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侍恩綈肆擅遣內官內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才
物事督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寶于萬計服用潛侈非法遂傑
琦併戮其
黨十餘人

金幼孜卒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賜中官金英范洪免死詔○三月復下詔

刑賞乃顯下大權
免死之券賜諸功

臣尚且不可蓋執
法則有反汗之虞

而曲實易殺奸邪
之弊仁義之施且

由此而交困矣至
金英等本宮中小

恩並下聞積若微
勞有何勲績定錄

竟至誣書有死且
從而毀美之乎不

知閣宜悲小人難
養若控馭得且尚

謹守不致于犯少
不檢察則蕩佚者

有之況假以護符
縱之玩紀而德乎

明室寵在宦官之
弊至英宗而大壞

宜宗此舉固已開
其漸矣

寬恤

帝召楊士奇謝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因請
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廉能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按二司各
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有文學武畧者
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
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
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
制俾早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二十
五篇

秋七月揭幽風圖於殿壁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
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

此味嘗不念農人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蘇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沈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並官錢所糴共得米七十五萬石有奇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冊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於此忱與况鍾定條約以聞帝名其倉為濟農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賦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

八年秋九月遣使鞫天下重囚

甲寅

九年秋七月瓦剌脫歡襲殺韃靼阿魯台於毋納山

脫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願王言玉璽傳世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閱武而還

諸將言瓦剌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奈何擊

之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
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及空郎龍溪諸寨番叛帝屢命陳懷討之寇掠如故
乃召懷歸命政與都督將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茂諸番悉降
惟松潘梗化政等連三十餘
寨寇平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

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祈鎮即位

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內欲
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
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士
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減稅鈔

悉如洪
武舊額

少師兼禮部尚書蹇義卒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性謙約未嘗一語傷人
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上前所言退未嘗渎

二月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廉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下宮中玩好之物時時勗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曰太后太后令悉送內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兄彭城伯臬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預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爲皇太后○封弟祈王爲成王○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

內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內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賑恤大盜山賊曾子良等爲亂眾至三萬屢撫不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斬子良餘眾潰散